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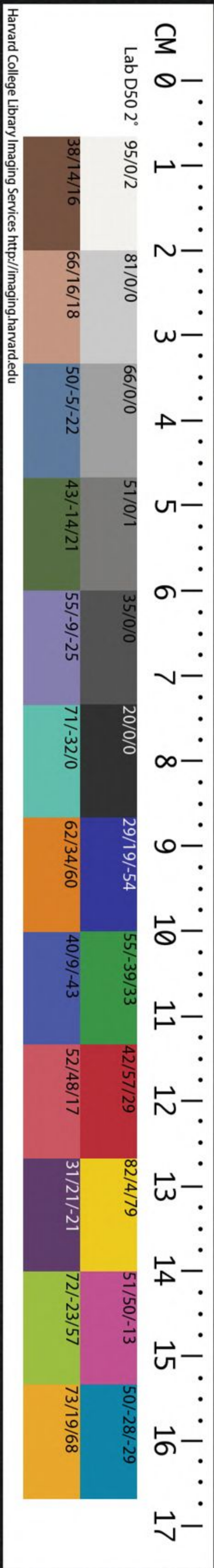
梁
書
卷七

T 2455/17

14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陰子春

兄弟初安 兄子龕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一作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大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晏必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西錄事參軍侯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閣藏

禮

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也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

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

駭咸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

聞之乃率大眾西上援約至西 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
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
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
憤怒杜幼安宋筵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
歸會景密遣騎從開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荆
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
數其十罪除其官留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門之乃以獄時
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
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
焉祖靈啟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
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統猛將軍梁州

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
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卽懷寶第七
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
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
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龔等夜歸
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
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
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尅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
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
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
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
邢一作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

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破口至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遭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岌疑獻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岍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尅岳陽至遂走依

其兄岍於南陽岍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岍俱

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龕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

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鄆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將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朱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鑿逆戰龔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鑿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龔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

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婿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旣非貴素兵又饑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爽攻陳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

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
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
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為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
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
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于春力戰恒寇諸軍頻敗景值郢
州陷沒軍遂退敗太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褐奉朝請
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煥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塞旗破敵者數矣及指軀徇節殞身王
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為不
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
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西州世圖
氏書

梁書卷四十七

西州世圖
氏書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庚沙彌

江紉

劉霽

褚修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華孝治之術斯著在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於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

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成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絮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僧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獸所搏女號叫掣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
憂哭踊過禮及長備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
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惔
辟爲主簿崇僚從惔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
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
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
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
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
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
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
方欲以永慕之晨史爲再葺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使

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
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
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大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
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
負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
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
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徼賊爲流矢所中死於
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旣至家貧不
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
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頽皮骨裁連
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

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穎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
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
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
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
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
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
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
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
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
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
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

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和帝卽
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
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
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
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歿于蜀部曲皆散
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
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其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
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並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
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
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

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粉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粉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粉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乃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粉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胃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粉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

年苦求湯鑊粉對曰儿鯤鯪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齎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歿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覩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為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
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
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
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
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
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
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
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
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
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
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

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

元喪與鄉人郭願俱喪妻而郭願

亂乳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

明竊問其故甄家人答云是外祖

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

即日罷學還家就養此歎曰韓生

無虞丘之悵矣家貧常肆力以

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

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

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

為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

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

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

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

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

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

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

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

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

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

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

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

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主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曩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山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何燭字士光廬江灣人也。父搏中大夫燭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燭白哲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仕在日燭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為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為仁感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脚腫竟以毀卒。庚沙彌頴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

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為長沙令卒。江紉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禧光祿大夫紉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艸堂寺智者法師善往
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荷乃因智者啟捨
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
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
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
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
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南州召為迎主簿純性靜好老莊玄
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純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
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
血家貧與弟杳敵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

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人為尚書主
客侍郎未暮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遷為建康
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
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
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
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
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
在文士傳敵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
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為湘東王
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為揚州
引為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
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飢彊食終
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
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
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
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
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
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制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
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
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培爾夕夢不祥且便投効馳歸旣至
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

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
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
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
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
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紉謝蘭者亦一子之志歟

謝蘭
謝蘭
謝蘭
謝蘭
謝蘭

梁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場

司馬銜

卞華

崔靈恩

孔奩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
 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
 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
 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州
 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
 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
 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資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
 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

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
 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凋樹仰此之由朕日昃罷
 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醞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
 宇招內後進於是平原明山賀吳與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
 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
 為吏十數月閒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遺學生如會稽雲門
 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送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
 國君臣在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
 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循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
 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
 教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
 子皇子宗室王侯姑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

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為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為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滄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圭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表書外兵郎昇明末為輔國長史承明初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

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名拜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為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

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艸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于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旣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

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隋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齊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以齊時與亮同亭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出見之在權輅旣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亮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

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毀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
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
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
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
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
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
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
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
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

非木有一人有一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
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
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
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
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
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
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
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
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
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
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
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

骸雖變為灰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灰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大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陸曰生形之體既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言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慮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景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

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

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歿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齋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賈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率之樂故捨

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
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
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
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壘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
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
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誼高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績在南累年追還京旣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
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
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
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

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
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
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
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
所爲起家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
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
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
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百數植之
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
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旣
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
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

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旣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山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方善三禮引本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太守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名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以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

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編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

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為獻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為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吊今二王諸子宜

以成服曰單衣一日為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拾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于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謂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

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一作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遠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

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為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為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宛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

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名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

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卷制三禮義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儼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兒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肅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

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入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此日時聞講肆羣儒劉焯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丁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

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女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啟子祛爲西曹掾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通日執經累

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頒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旣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荒旣逢平

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之講道於齊季末爲
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力諸子
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蘇州府志
卷之四

梁書卷四十九

蘇州府志
卷之五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沈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及古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謙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遼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攜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旣長勸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謙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

為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
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
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
遭父憂去職服闕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
復為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勅府開引為驃騎王
簿甚被禮遇時勸准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
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
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
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
北伐遲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
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

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勸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
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俊繪等並顯貴苞母
謂其畏懼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
悲無有他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
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
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為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
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
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
久之為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
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
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

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洪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尅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旣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詔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綴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比

與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擬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日所嗤巴人下里更

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釁量
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
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
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
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
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
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推
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且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雖黃有別使
夫懷鼠知慙濫竿自恥譬斯秦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
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
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
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

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實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
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旣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
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舍部郎尋
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
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
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
一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
郎尋去職不復仕緇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
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征南湘東王中錄事
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人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者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

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

歸亦工為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

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

官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

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

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

本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

參軍出為安國令永元末

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

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

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

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

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

為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

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

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

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

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

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儉楚應在

緩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

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眾

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
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
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
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猶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
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籍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
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曼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
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
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
婕妤好將百年間有婦人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一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與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

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
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
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
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
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
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
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
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
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
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
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

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忠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

熾矣其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靡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際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誼誦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際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藪議

敢致流別嶠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阮
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岷字季望永嘉郡丞
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嶠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
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千餘載遂博
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
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莫王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
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
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嶠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
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
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沈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
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
自是銅表鉛欄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十字並使興嗣爲文
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
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子先患風
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
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
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
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

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系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集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審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奮

謝徽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

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選廢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縱與褚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藥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者辨命論以寄其懷曰至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目因言其略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饜

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必
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譎譎讓咋異端俱起蕭遠
論其本而不暢其流于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
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生之無亭亭之心死之豈處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
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則謂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
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
陰長則不可急之於前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
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燠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義
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
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
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
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
循循善誘服膺儒行進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風
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
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
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倚頤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
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
而成衆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觀湯武之龍躍謂
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
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
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頽頽
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
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
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
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
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
士沸聲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
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
明日之珠不能無額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
卒於囹圄令才非不傑也王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
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王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
而不入牧豕滯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
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雷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
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
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臬

鸞不接翼是使渾沌禱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
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
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
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涕唇乘間
電發遂覆灑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
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
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
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
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
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
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
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

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
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巖母掃墓以
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
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
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
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
遠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
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
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
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

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
識其不由智力逃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
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
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涪致書以難之凡
再反峻竝爲中析以答之會涪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
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
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
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
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
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足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劔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
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

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
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
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
轉軻此三同也敬通常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
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
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
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蕙萎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
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
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涪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涪幼善屬文既
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

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
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
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闕匪商
官闕理就一墨田家作苦實符清誦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
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傾憂傷
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擊鏡照形
翻以支離代壺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
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榮
悲玄壤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歡同遊豫使夫
一介老圃得造虚心未席去日已陳來侍未屏連劔飛鳧擬非其
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
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

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
於世

劉騶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
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
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
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舍曹參軍出
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
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言二郊宜與七
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騶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
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
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騶爽羣言雕

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
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
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胥古今擘肌
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
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併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
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爲時流所稱騶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
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尊前狀若貨鬻
者約便命取讀入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凡案然騶爲文長
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騶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
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救許之乃於
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於世

士籍字文海琅琊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

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坊北而稱之嘗於沈
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
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竝以放
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
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
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遠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
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
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
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思澄
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
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

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為黟縣令遷除宜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子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家賦擬并司馬極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

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固山令卒時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孝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懷一作尉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為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
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
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
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
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字東郊
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伸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
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
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
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
警策贈賢從時復高奇解頰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
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機字昉問杳
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施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干日醉當是

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
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
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時卽檢楊記言皆不
差王僧孺被救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
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
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
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
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
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
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
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
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

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
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
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
去職服闕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
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
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太子薨
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杳仍注太子祖歸賦稱爲博悉
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
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
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
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觀釋氏經教常行慈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
憂便長斷腥膻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

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醮其子遵行之杳自少
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
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雅宋司徒
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朮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
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
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
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
金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
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
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
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

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
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
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
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
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
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
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在遇已重四年累遷中
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
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
稜後軍參軍嚴幼有仁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
離於手初爲安成王守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

於塗作屯遊賦任防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
間未嘗造請僕射公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
王讀累遷王宣惠總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詣記尤精漢
書輒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
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
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
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
王入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軍卒
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
論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
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

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
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為尚書儀曹郎遷西
中郎記室參軍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
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
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
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
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
靜居靜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
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
復益惠于五車彌多跡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

續兼翰紙齋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
欲妄讚陳琳恐其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
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與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
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
丈員案三栝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責茲觀損
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
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
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寧叟方欲褰裳是
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
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
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
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并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

容鄉邑常謂此道為泰每竊慕之方念擁帚延思以陳侍者請至
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
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
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為未易近以蒲
槩勿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為更請潤訶儻逢
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
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雒州擢秀弱冠升朝
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
駒過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
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
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為累爰悟滿則辭
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

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籠辱誰滯誠乃歡美用有殊
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為恥易歎難
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鷓鷯驚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
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
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
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為多幸但夙有風欬遊茲虛眩瘠類
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
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
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縉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
平穎悟類北海以騰聲聖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為稱首
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問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

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邈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沐六代孫祖微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既長杜絕人

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塘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嘗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

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父涇沛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皆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卽真入直書光省以本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編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

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歿謝良以惻然可尅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奈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歲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欵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惛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

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
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
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
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
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曰增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
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
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
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
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
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
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

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
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
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
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
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遂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
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舍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
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
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
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
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
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荆

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
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
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
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
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竝早知名之推
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
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曼侯王
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訖啟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
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擗豔藻之辭無
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

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顛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庚詵

張孝秀

庚承先

易曰君子遜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為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 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于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

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 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為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黜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竝不應與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築室焉園

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
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
違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疑命駕造點
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
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
罇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
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
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
朱雀門街有白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
人倫識見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
如其言點旣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

柳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
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
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遊荒淫點亦
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
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甦別丘園十有四載人
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巖
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
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
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褌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
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
骸栖志宵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嗟
膺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

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
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
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
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既人高矐卿故事同坦下天監三年卒時年
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
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內監經
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
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
遠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徵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
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巾角引北宮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
古良懷震悼卿友子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

恨伊何可任承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遜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
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走聽內典其業皆通而
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
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
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
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
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持進張緒
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
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
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

海巴陵王師亂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
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
興郡不還亂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
中丞表昂奏收亂尋有詔許之亂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
邪山雲門寺初亂二兄求點竝栖遁求先卒至是亂又隱世號點
爲大山亂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竝不就高
祖霸府建引亂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
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
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
成睽閔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裾儒肆實欲臥遊千載
收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
下剋黜豐禍思得賜卷諮欵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

襟素託栖寄不近 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旣俯拾青組又脫屣朱紫
但理存用捨義貴 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起然獨善有識欽嗟
今者爲邦貧賤咸 恥好仁由已幸無疑滯比別其白此未盡言今
遣候承音息矯首 還翰慰其引領亂不至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
光祿大夫手敕曰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
雖復劬勞日吳思 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
其人兼以世道澆 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
弘朝高尚執物則 泪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
兼濟得失去取爲 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
節今世務紛亂憂 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
徃懷不吝濡足今 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亂
單衣鹿巾執經卷 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亂因謂果曰吾昔於

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
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
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
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
頓盡圓丘國郊舊與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
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
宜遂因前謬卿宜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
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造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
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
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
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聘
識今又蒙旌責甚願請闕謝恩但比腰腳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

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出陰庫錢月給五
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聞閣搢紳少聞
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與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
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
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
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
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
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
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
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
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
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

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竝塋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聖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代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

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姜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

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僅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竝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之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蓂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箸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構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旣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

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且將存其跡故宜
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
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
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
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
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
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席可駟何以異大曠跡初建武末
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清
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郟陽忠
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
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願始故不受也其
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竝異之

尚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
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
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
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
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
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
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東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
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
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
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

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
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
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
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異姓有亦輒覺建武中齊
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
說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
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
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
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
是用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進之高祖旣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

聖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洲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
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
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
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
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
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
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塋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瓊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
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
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焉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
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
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

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敬菽之憂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乘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竝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駿集而錄之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顛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

一室人罕見其面顛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見顛送迎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顛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惲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

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忘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以其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笥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常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

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安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於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王者敦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歆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
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歆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
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
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
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
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
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
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
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
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
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

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
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
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
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
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
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
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
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
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
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
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
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

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極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濱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裁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尺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

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康生直載柩叔起諷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髮髯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閑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以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培培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扒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打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歎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歎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歎旣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

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歆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歆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

就普通中詔曰明敬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符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穎川庾承先學道黃老詵涉釋教竝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數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

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
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遊曰荆南信多君子
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
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等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
九十五卷子秀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
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
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
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
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
臥於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
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

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
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世記敏識出於
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
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士室山鄱陽
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道名僧咸來赴
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
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竝不赴中大通三
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
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
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

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閱也豈難哉
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宗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終

馬川中園
氏周國用

